

诗路放歌

## 夏韵里的中国

\* 北方河

这个夏天  
我为夏韵里的中国画了一幅画

以巴颜喀拉的雪山圣水研墨  
用彩云之南的飞霞涂红  
以九州大地为宣纸  
用大写意的墨彩恣意纵横

我取青海湖的纯净  
先为你画了一双明亮的眼睛  
再以东方视角  
静观大变局的黎明

我取五岳雄奇  
画出你骨子里的坚硬  
会当凌绝顶  
一览五千年的风雨彩虹

金黄的颜色  
重新渲染和亮丽你的生命  
稻菽麦香千重浪  
七月的镰刀唱大风

我取黄河长江奔流的气势  
画出你强劲的脉动  
一带一路  
从汉唐划入现实的天空

我以长城做背景  
烘托你沧桑与活力的交融  
繁忙的复兴号穿梭于金色大地  
美丽乡村宛若绿洲点睛

夏日的骤雨  
似你骨子里的澎湃激情  
夏日的火热  
辉映着你人间的烟火升腾

清晨的长白山林海  
回响着松涛声声  
渔舟唱晚的水乡  
朦胧着江南安祥的梦境

夏韵里的中国  
莲荷已融入唐诗的古风  
宋词里的蝉鸣  
已飞入故乡的庭院

在这幅长卷前  
我看到年轻母亲汗滴禾下土的情景  
看到先辈们  
把沉默塑成雕像的背影

这个夏天  
我为夏韵里的中国画了一幅画  
在这幅画卷里  
夏花绚烂夺目 祥瑞冉冉东升

## 夜读杜甫

\* 王黎晓

一声哀怨的叹息  
从遥远的时空那端传来  
我在这边接住了  
神圣地捧在手中

幽居空谷的弃妇哭声  
理没百草的征夫血泪  
黑网似的笼罩你的梦  
使你的思绪  
终生不能轻扬高飞  
如一片飘絮  
或一缕清风

束发的簪子  
即便簪住了搔更短的白发  
却簪不住  
白云一样深厚的怜爱  
岳阳楼上  
化作滴滴春雨  
洒入天下黎民的心田  
或者，长安月下  
幻为一只白鹤  
飞向鄜州妻子的窗前

羌村邻人满墙头  
是否稍微抚慰了  
破碎的归心  
卫八处士的春韭  
是否暂时返青了  
枯萎的离情  
无边落叶终究归根  
不尽长江终归大海  
而你的根呢  
你的家呢

归家的梦  
曾经从巴峡穿越巫峡  
从襄阳飞抵洛阳  
最终还是呻吟着哀哀着  
跌入怒放黑色梦魇的  
深渊  
朦朦胧胧中  
手中洁净的书页上  
一滴露珠似的清泪  
不知是你的  
还是我的

## 父亲和我

\* 李志胜

坐在六月庭院  
香亭治下只有安谧  
麦收，暴雨，疲惫，伤痛  
皆已过去 当门坐的你  
从蓝天白云的喧闹里  
抽回视线  
像往常碰上我返家的目光

两个老男人  
有着天然文岩渠的清激  
堤坝、苇草、桥梁的明朗  
只是一个稍老些  
另一个尚嫩点  
靠近八十岁的门槛  
却仍不服老  
时常将儿子和孙子  
甩开回香亭

不打招呼地找你  
喝一杯小酒  
唠一通闲嗑  
偶尔也做一次“跟屁虫”  
一块去河滩地，责任田

晒场旧址抽棵烟  
将几句散淡的话语  
不徐不疾  
毛毛雨般，淋向路边  
这个夏天  
所有的庄稼都长得茂盛  
唯独你对我的期望  
愈发低微 松软 柔弱  
像我心中堆积的  
所有夏天和情感  
不负山高，不问水长  
把每一个倏忽节日  
都过成如花似玉  
生活的模样

驱车百里  
只为了找父亲喝一杯  
旧菜土菜  
爷俩的笨意  
比老酒的醇度高  
比老酒的醇厚高  
比老酒的多风光  
王婶心里有主意，她对脾气儿，狗对毛尾

民间纪事

## 难忘那年高考季

\* 郭法章

那是一个晚秋，我们正在地里卖力地挖着红薯，突然从生产大队部高音喇叭里传来一条消息：从1977年开始，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犹如一记春雷，让我们这些下乡知青激动不已，似乎看到了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希望。

我们个个跃跃欲试。然而，真正到了考前练兵的节骨眼儿上，又一个个傻了眼：1966年至1976年正是我们那一代人受教读书的大好时光，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求知若渴、贪学好读的热情却被禁锢在几乎无书可读的荒凉中。我们的身影不是时常闪现在书声琅琅的教室，而是劳碌奔波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田间地头。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英语只学了26个字母，历史、地理等课程从未开设，就连语文课也被一篇篇流行的大批判文章所取代。更让人悲催无奈的是，由于刚刚恢复高考，上上下下准备不足，没有统一教材，更缺乏相应的高考复习大纲，迎考者一个个都在抓耳挠腮。说是复习，其实大家都像无头苍蝇一般，每天都在毫无目标地瞎碰乱撞，不知复习什么，又该如何复习。

那次高考是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自主

出题。高考那天，我早早地起了床。怕惊醒熟睡中的母亲，我推开虚掩着的窗门，蹑手蹑脚地来到灶火旁。我把冒着腾腾热气的烤红薯放进挎包，那是我三天高考的全部口粮。

那一年的考生囊括了10年间历届高中毕业生，考生年龄跨度也是最大的，从稚气未脱的少年到已婚育子的青壮年，可谓盛况空前。

考场设在离我们家近20里地的米村中学。当我们气喘吁吁步行到考点时，学校还没开门。等汗水落尽，身上又是一阵阵刺骨的寒冷。学校附近有一块麦田，地角处立放着一捆捆收割后的玉米秆。我们扒开玉米秆钻了进去，这样既能抵御风寒，又能静心备考。

那次高考，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高考试题也是全新的，因为这些试题有很多考生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好在我当过两年民办教师，脑海里尚存一鳞半爪文史地理方面的知识，靠着这些“三脚猫”的功夫，总算磕磕绊绊地坚持考到了最后。

记得临考前几天，我们几个考生还为猜测高考作文题目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有的说是《记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有的说是《记一件小事》，甚至还有有人一口咬定是《学好文件抓住纲》，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我猜测的高考作文题目只有一个字《路》，并为此做了精心准备。到了高考那

天，作文题目却成了《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馆》。凭着对老人家的深切缅怀之情，我饱蘸笔墨写了一篇情感真挚的作文。而我在考前猜测的作文题目恰恰成了那一年浙江省的高考作文题目。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几年之后，我却从浙江参加部队高考，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从而拓展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如果冥冥之中有什么因缘的话，这算不是一种因缘巧合呢？

那年高考，填报志愿是在录取分数线下来之前，因而便多了一些盲目性。很多考生几乎都一窝蜂地填报了清华、北大等一些知名院校，因从小曾立下过当记者的弘誓大愿，我填报的第一志愿为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编辑记者专业，第二志愿为武汉大学哲学专业，这都是响当当的知名学府。

忽一日，在公社教委工作的赵老师骑着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兴冲冲地来到学校，从挎包里掏出两本红彤彤的《高考预选通知书》，一本是我的，一本是在同校任教的文老师的。那一年高考录取程序是，根据考生得分情况，先由地、市预选，然后在预选考生中再由省里择优录取，程序非常严谨。那年全公社参加高考的有四五百人，在数百名考生中，仅有16人进入预选之列。我们这些预选者经过严格的政审和体检，有的被录取，有的随后接到了另外的通知：拟

在第一批录取基础上，再录取一批新生。但鉴于院校居住条件所限，该批次新生采取“走读”形式，学习和毕业分配享受与第一批次新生同等待遇。然而，我们在大城市举目无亲，居无定所，只好放弃“走读”，与大学失之交臂。

1978年冬，我带着遗憾，入伍来到浙江舟山群岛。在那些艰苦的军旅岁月里，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并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不懈地努力着，憧憬着有一天能够跨入大学校门，成为一名令无数人羡慕的天之骄子。

经过一番坎坷的磨难，直至5年之后，我才如愿以偿，考取了海军政治学院，而考取也正是自己第一次参加高考时所选择的专业。

转眼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也从当年的蓬勃少年成为年逾花甲的老人。如今，回忆起当年参加高考时的情景，依然感慨万千！多年来，我曾无数次地做过这样的猜想：如果在第一次高考前得到老师的及时辅导；如果自己具备了顽强的毅力并树立起必胜的信心；如果当初自己能够跳起来摘桃子，而不是选择麻木和随大流；如果……然而，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更没有后悔药！尽管后来我圆了大学梦，但那是历经坎坷后的幡然醒悟，是痛定思痛中的拼力一搏，是被逼上穷途末路后的绝地反击。

知味

## 西瓜 稀瓜

\* 潘新日

眼下，正是吃西瓜的季节，各种各样的西瓜从各地云集而来，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夏日体验，让这个夏天充满了意蕴。

西瓜，一种说法是产自非洲，从西域传来，故名西瓜；另一种说法是源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相传西瓜在神农尝百草时被发现，原名叫稀瓜，意思是水多肉稀的瓜，但后来传着传着就变成了西瓜。它是葫芦科西瓜属一年生蔓生藤本植物，形态一般近似于球形或椭圆形，颜色有深绿、浅绿或带有黑绿条纹或斑纹。瓜籽多为黑色，呈椭圆形。

西瓜也好，稀瓜也罢，老百姓管不了那么多，就知道好吃，喜欢吃。

我印象里的西瓜不是现在那些五花八门的西瓜，是我们老家特有的大黑籽西瓜，大的可长到几十斤，小的也有十几斤，杀开红瓤黑籽，咬一口甜得让人满口都是清爽。

小时候，父亲早早地就在青青的麦地里起岭，把西瓜种子泡出芽，在每棵西瓜芽周围上好农家肥，然后盖上农膜，等着它探出脑袋，抽芽发叶。西瓜芽从两三片芽到叶子长出来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等叶子长出来，天气也暖和了，它们就开始疯长。

西瓜爬藤的时候，麦子已经成熟。收割完的麦田是西瓜自己的“王国”，杂草和野苋菜都被父亲一股脑儿地铲去，所有的土地只留给西瓜生长。

我一直认为，西瓜的甜度是和种瓜人的良心和付出紧密相连的，每一个西瓜的背后都有无数的汗滴支撑着，更多的时候，西瓜里带着很多人的情味在里面。

父亲是一个苛刻的种瓜人，他首先把住瓜藤关，侧藤和芽藤必须打掉，只留下几根主藤结瓜。随着瓜藤慢慢爬远，父亲每隔三四天就要用土块压住。西瓜坐果的时候，凡是长在四叶以内的西瓜都要被掰掉。

父亲说：“西瓜离根太近长不大，也影响下面瓜的生长。”

我经常陪着父亲侍弄瓜园，好多东西我也是懂的。比如压藤、间瓜，都是死公式，一学就会。和别人家不同，我们家的西瓜排列得错落有致，看起来像是故意摆布的，其实不是，都是自然生长的结果。

一个西瓜要想长得大，形状好看，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翻瓜，每个瓜都要翻上好几遍。起初，我对父亲的操作是不屑一顾的，后来，我才明白父亲的良好用心。他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虫害，西瓜地里有一种地蛆，专门咬西瓜皮，西瓜一旦被它咬了，就容易坏；一方面是让西瓜更好地光合作用，让每一面都能接受光照，这样一来，西瓜受光均匀，糖分更加充足，吃起来更甜。

我们家的西瓜从来是不愁卖的，都是固定客户，一拉到城里，就被熟人抢了……

再看看现在的西瓜，从品种上讲：无籽的、石头缝的、沙地的；从颜色上讲：红的、黄的、绿的；从重量上讲：巴掌大的、碗大的、盆大的；从形状上讲：圆的、方的、长方形的。说实在话，真的不敢恭维的是那些大棚里的反季节西瓜，吃到底，就没有西瓜味。

当然，我说的西瓜味是正常的西瓜味，这东西只有用心去品才能品得出来。比如那些贼甜的西瓜，你吃完后，嘴里的后味却是苦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食品安全了，人们选购西瓜，很少去买那种一杀开就是一半白籽一半黄籽的西瓜了，而是注重黑籽西瓜，即便不是多甜，但最起码是它真正的味道。

还是习惯在炎热的夏季寻找土生土长的黑籽西瓜，我更愿意把西瓜叫作稀瓜，因为，这种瓜太稀少了……

小小说

## 石板街趣话

\* 安晓斯

儿。不是一窝的，咋都吃不了一锅饭。那天，一批活儿干完了，王婶结了账走人，再也没去过。

那年八月十五的晚上，月亮圆溜溜儿。刘三军酒喝得有点多，摇摇晃晃又来到王婶的街门前，喊了半天没动静，就从腰里摸出把裁纸用的薄片小刀，轻轻地从外面拨里面的木门闩。这当儿，门呼地一下开了，只见王婶手里拿着把明晃晃的切菜刀。刘三军的劲劲儿刹那间醒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慌火燎地消失在黑暗中。

时光若水，王婶的生活从此平静得悄无声息。老成人，也有引以自豪的话语。咱是老木柴店人。说这话的，都是祖上留有产业的，最值钱的就是门面房。老木柴店人，看似生活平淡，可也过得悠闲自在。王婶祖上在老城商业街留有一间门面，常年有人租赁，生活不愁，滋润阔绰。

就靠这十间门面房，王婶把一对双胞胎儿女送进了大学。儿女都争气，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大城市工作，生儿育女，成家立业，都不用王婶操心。没事的时候，王婶就到自家门面房

转悠。商户里，有经营服装的、有卖特色小吃的，还有电器专卖、美容美发、修锁配钥匙、寿衣专卖铺、五金杂货店，啥都有。

转悠转悠，看看玩玩，王婶的一天就过去了。那天晚饭后，王婶转到了石板街北头老四合院改建的群众艺术馆。群艺馆里彩灯闪烁，人来人往，书法班、绘画班、戏剧班、舞蹈班，热闹非凡。

正东张西望着，王婶遇到了高中同学李佩林。李佩林是群艺馆里专业搞书画创作的，退休后在家没事，租了馆里三间房办起了书画培训班，老城有好多人参加了。李佩林就熟熟王婶，老得找得个事做，晚上来学绘画，娱乐生活，还不寂寞。

王婶年轻时跟娘学过刺绣，有些绘画功底。这些年，王婶绣的花门帘、鸳鸯枕、婴孩兜儿、虎头鞋等，在商业街很招人待见，在老城木柴店有相当的名气。

见李佩林说起学画画的事儿，王婶心里热乎乎的，想想就爽快答应了。趁热打铁，李佩林就说，正缺个人帮我管理培训班。

不到一月，王婶就画出了“牡丹扇面”，李

佩林看了看，直点头。到底有刺绣功底，可不瓢，可不瓢。半年过去，王婶的绘画水平大有长进。这时，王婶才知道，李佩林早就离婚了。李佩林痴迷艺术，会画水平高，情商却不高。王婶揣摩着，看人品品性，他是个好人。寒来暑往，春风秋雨，王婶帮李佩林把绘画班管理得井然有序，自己的绘画技艺也提高不少。那年冬至，王婶在家包了饺子，用饭盒提到李佩林的画室，把个多年形单影只的李佩林感动得热泪盈眶。

平静的日子总会掀起波澜。那天晚上，王婶突然发现，久不见面的刘三军也坐在了画室里。要说，刘三军也不算坏人，只不过他痴迷过王婶。愣怔了半天，王婶想李佩林把刘三军撵走，可到底没说出口。心有不甘的刘三军，坐在画室的教室里，面前也支了个画架，手里拿着碳素铅笔学习素描。俩眼却时不时地瞟瞟王婶，心里不知道啥滋味。

没几天，王婶又看见离婚多年的前夫张大胜，也坐在画室的教室里。这么多年过去，张大胜那双眼睛她依然熟悉。只是，60岁的张大胜满头白发，脸上爬满皱纹，沧桑了许多。毕竟一起生活过，养过一双儿女，王婶心里有些酸楚。

转眼到了“大雪”节气，天降瑞雪，老城木柴店银装素裹，自有一番独特的妖娆气息。那天晚上，雪越下越大，大街上的路灯闪着昏黄的光，静静地映照着重叠落下的大片雪花。

绘画班的课结束很久了，没见王婶出来。夜深了，群艺馆门前依然停着两辆轿车，车上堆满了厚厚的积雪。

那晚，李佩林的单身宿舍却一直亮着灯。



小桥流水人家（国画） 潘大江

荐书架

## 《麦田里的歌唱》：揭开“河南小麦甲天下”的秘密

\* 王功成

近日，我省青年作家尚攀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麦田里的歌唱》，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饱含对农业热爱的情怀，以娴熟的创作技巧，讲述了黄淮海麦区几位小麦专家的“中国故事”，讴歌了他们不断研发新品种、新技术与不良劳苦及无私奉献的科学家精神。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部了解小麦专家非凡人生的读本，也揭开了数十年来中国小麦生产稳居世界第一与“河南小麦甲天下”的秘密。

《麦田里的歌唱》以当前我国把“实现种业强国和国家粮食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气候为背景，以国内著名小麦育种家许为钢、郑天存、茹振刚和小麦栽培专家郭天财等农业科学家的科研生涯为主要内容，呈现他们热爱育种事业，把毕生精力投入到育种研发之中，通过不懈努力与开拓创新精神换来了硕果累累，培育出一大批在全国产

生很大影响的优良小麦新品种，使我国小麦生产水平30多年来始终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感人故事，反映了他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潜心研究等优秀、崇高的科学家精神。

尚攀是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年轻、新锐的一员，主要创作小说，创作风格以语言清新、内容新锐而著称。他能创作一部反映农业科学家群像的纪实作品，实属难得。正如河南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邵丽所言：“作为一名‘90后’新锐作家，尚攀能够超出同龄人的视野，关注土地、农业和粮食，非常难能可贵。他为麦田里的专家树碑立传，既有对广袤中原大地播种小麦的历史回顾与现状书写，又有对农业专家科研探索与心路历程的精准呈现，这些蕴含理想、拼搏与奉献的温暖文字，构成一部致敬中原大地生生不息的礼赞之作。”

老城叫木柴店，老城的中心有条街叫石板街。石板街弯弯绕绕，青石板铺成的路面很狭窄，高高低低，上坡下坡，加上路两旁都是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古色古香，清静雅致，与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的商业街相比，倒是多了点诗意与静谧。

王婶的家就在石板街中间，老式双开红色木门，门下半尺高的门限，晚上从里面插上木门闩。白天出门了，套上铁门扣，挂上一把大铜锁，就是老城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道小风景了。

木街门，防狗不防人。拔了门限，人能从下面钻进去。用刀尖从外面轻拨门扣，就能从外面把门打开。王婶的老式木街门，拦得住君子，挡不住小人。

40岁那年，王婶离婚，石板街南头的刘三军就操上了心。喝点酒，壮着胆去敲王婶的街门。铁门扣拍得震天响，王婶就是不开门。

刘三军就坐在门外抽烟，抽得天昏地暗也不走。刘三军离婚了，媒人给他介绍过不少女人，不是人家不中他，就是他看不上人家。可刘三军相中了王婶，说王婶干净利索、贤惠大气，人品端庄、性情温柔。刘三军开了家小印刷厂，就在他家的小院里。王婶和七八个女人在他那里打工，负责装订和包装。刘三军任命王婶为小组长，工资也开得高。

可王婶就是不答应他，干活是计件制，我干活多，得工资多，不欠你啥。刘三军就私下里塞红包给王婶。王婶是个直脾气，抓起来一把就扔到了院里，弄得刘三军哭笑不得。心想，这女人真不识好歹，钱多了还会咬手？要是跟了我，堂堂正正做老板，吃香的喝辣的多风光。

王婶心里有主意，她对脾气儿，狗对毛尾